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聖主受命於天，建極於中，紀綱於外，治六月盡上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屠維協洽六月盡上
章帝建寧四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六月己酉朔金主初御冠服

簽書

樞密院事樓炤與東京留守王倫同檢視修內司趨入
大慶殿過齋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者入內
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虛殿乃徵宗奉
老子之所殿後有景明殿復出至福寧殿卽至尊寢所

簡質不華上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
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上稍北至坤寧殿屏畫墨竹蘆
鴈之屬然無全本矣它殿畫皆類此自福寧至欽先孝
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猶在出肅
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它位比劉豫嘗對僞臣於
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
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卽太母之舊閣過小
門曰錦莊無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
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爲山分左右斜廊
爲複道平臺上過玉華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尙

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
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
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太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
皆敗屋中惟敦化堂榜尙在軍人雜處其上而收藏於
堂下惟國子監以養士畧如學舍都亭驛牌猶是僞齊
年號瓊林苑金人嘗以爲營後佗小城圍之金明池斷
棟頽壁望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
三十四 乙卯帝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
物斷不可以一毫置其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爲鑒
丙辰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軍先謁昭厚二陵及

會聖宮昭陵因平岡種柏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枳櫚四面缺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馳象之類皆在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柏最下約廣十五丈爲水道者五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已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模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爲僞守竇玠所毀官牆內草沒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水北尚有二千戶水南墟矣 已未金主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忠盡誠其書雖簡足以爲法金

主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來
唯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以艱難
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怠
於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
終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金主稱善又曰周成王
何如昉曰古之賢君金主曰成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
力後世疑周公殺其兄以朕觀之爲社稷大計亦不當
非也 壬戌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新知宣州汪伯
彥爲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時伯彥入見命坐甚寵
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後三日遂有是命 甲子寶文

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 己巳充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帝默然 保平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年四十七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爲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右護軍都統制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便爭出銳卒與之

爲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陳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蓄子女餌金石以故得咯血疾死後諡武安初富平旣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爲固蜀人久而思之 辛未簽書樞密院事大金報謝使韓肖胄自金國還至東京肖胄初入北境逐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命勅投不敢輒易論難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留十餘日初夏國主乾順所遣鄜延岐雍經畧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偕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酋豪號青

面夜叉者侍眾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乾順卽益以兵眾命招撫使王樞隨之鼓行而東至延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繼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已還河南地炤出朝廷赦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者與世輔有舊爲言眞詔也世輔卽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之樞才入境卽望闕遙拜言夏國主

感聖恩將遣使入貢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
招世輔歸朝且命行府備差遣王晞韓護樞赴行在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
副元帥潘王宗弼既還祁州密言於金主曰河南之地
本昌與宗磐主謀割與南朝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來使
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
來謁倫告以宗弼之謀倫具言於朝乞早爲之備而秦
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畱守孟庾至京師倫始解畱
鑰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爲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
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爲名將倫亂 丙子兵部侍

郎兼史館修撰張翥兼權吏部尙書 夏國有芝生於
後堂國主乾順佗靈芝之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丁亥
乾順殂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子仁孝嗣立 是夏
金以李鄴爲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尙書馮養寧爲
東京戶部使自大名至其東京凡五千里是時金人置
司河間眞定平陽太原顯州春州曰錢帛燕京曰三司
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戶部皆
掌漕計之職 金主命司馬朴試舉人於燕京得中山
石琚爲首金人科舉之制先於諸州分縣赴試縣令爲
考試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次年春分三路

劃試白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諸舉於燕號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下甲率十三年而轉奉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兼律義親戚不迴避有私者決沙袋其後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後復制御史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京官之 秋七月己亥朔金主執其太師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太保領三省事充國王宗劄騰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和什舊倫附者謀反下大理獄事

連宗磐等會宗磐等以朔日入見因伏兵執之辛巳皆

坐誅

致燕王之辟刑茲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誅漢

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父位冠三司胡為失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任宵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其文知制誥劉昉所草也初宗磐自以太宗長子

嘗與金主爭位而左副元帥魯王昌實穆宗長子金主

大父行也宗翰歿後宗戚大臣多懼禍故二人有逆謀

宗英宗偉與宗磐同產知其情既被誅悉除屬籍右副

元帥藩王宗弼已平內難遂馳至燕京囚燕京留守彬

王宗孟及其子稟宗孟宗磐弟也既而咸州詳表

舊倫詳捷

今改沂王暈亦以通謀伏誅金主以左副元帥魯國王昌

屬尊有大功釋不問出爲行臺左丞相手詔慰遣以杜
元爲行臺右丞相以蕭寶耶律暉爲行臺平章政事昌
怒曰我開國元臣也何罪而與降奴爲伍降奴謂元等
也 金主以太傅領三省事秦國王宗幹爲太師進封
梁宋國王拜右副元帥瀋王宗弼爲都元帥進封越國
王以尙書左丞蕭慶爲右丞相陳王希尹詔書不名肩
輿升殿始宗弼之殺諸王也希尹與其謀希尹子昭武
大將軍達勒達舊俗把塔今改有智畧力兼百人宗雋入見達
勒達自後執其手而殺之故有是賜 甲申詔新疆縣
令自今竝差文臣自建炎間始置武令劉豫因之論者

以爲不學而從政民間被害甚眾故復用文臣 丁亥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權尙書吏部侍郎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所拘
壬辰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州兼陝西宣諭使郭浩爲鄜
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
趙令以所部之任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畧安撫使
兼知熙州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經畧安撫使兼
右護軍都統制節制成鳳州楊政爲熙河蘭鞏路經畧
安撫使兼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吳璘爲秦
鳳路經畧安撫使兼知秦州仍詔郭浩楊政吳璘並舊

聽四川宣撫使節制時陝西新復永興涇原環慶三路
僞官張中孚趙彬張中彥爲帥熙河慕容洵叛鄜延關
師古入朝秦鳳無帥樓炤以便宜命浩等分鎮三路於
是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敵反覆難信懼有
它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擣蜀要我
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璘依山爲屯控守要害逮
敵情見力疲繇漸可進據繇是璘政二軍獨屯內地時
已命張中孚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故以浩副焉詔新
復州軍請佃官田納租外免輸征稅劉豫之僭也租稅
竝取之至是有舉人上書請去其一戶部言自己之田

謂之稅請佃田土謂之租自來不曾有併納租稅指揮
乃依舊制 甲午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權
吏部尙書 乙未詔臨汝軍殄寇縣復舊縣名縣劉豫
所改也 丙申詔置司看詳劉豫僞命官換給帝曰朕
方以天下爲度凡僞命者旣已寬貸勿問使其才可用
亦當拔拭用之遂命都督察院委官如賞功司例 乙
亥詔金州依舊隸四川宣撫使司虢州隸京西商州隸
金州節制自五路初復而商虢復隸陝西至是陝西宣
諭使周聿郭浩言五路竝在秦州之北萬一盜賊出沒
五路便見隔絕豈能南來爲朝廷用商州舊屬川陝自

講和之後還隸陝西而武關秦關之險並在其北何以制禦況虢州跨河帶山北臨陝郊最爲要害之地今亦屬陝西非所謂以近致遠也故有是旨 庚子王倫在中山始聞宗磐等已誅同行者皆憂俄金人令赴祁州一金主捕魚混同江綱繩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綱大繩沉於水金主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顯武將軍完顏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金主稱歎賞賚甚厚擢思敬爲右衛將軍 八月己酉復淮南諸州學官員 庚戌樓炤自鳳翔歸白川陝諸軍冬衣已下成都府等路取撥十六萬匹帝曰蜀土頻年調發凋

弊已甚今吳玠一軍既分屯關陝饋運十省八九若夏
能鑄減冗官四川民力庶幾其少紓乎詔川陝宣撫司
便宜補官限一年陳乞換給時言者論名器浸輕之弊
以爲三歲大禮蔭補三年科舉所得之士共止數百人
而優補官一歲之間乃倍此數今罷優宜聖旨已五年
其所換給約萬計乞限一年庶息姦弊因有是旨 金
魯王昌至燕京愈驕肆不法與翼王古蘭舊名倫鶴
今改謀反
金主漸知其與宋交通會有上變者辛亥下詔誅之昌
自燕京南走追及之於祁州 乙亥樓炤奏以保安軍
寇成知環州帝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爲要害當擇

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劄付炤令諭諸帥翼日秦檜奏已行下諸帥如上旨帝曰堊塞最沿邊急事神宗戒陝西諸帥悉出手批然於器械則稍變古法新法弓稍短不能及遠又放箭拘以法不能中的朕自幼年卽習騎射如拽硬射視各是一法斗力至石以上箭落不過三五十步如此何以禦敵耶丙辰右朝請大夫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李仲孺知廬州時武信軍承宣使知廬州張宗顏卒故以仲孺代之淮西宣撫使張俊遂命統制官田師中將宗顏之眾八千人歸建康後贈宗顏保靜軍節度使諡壯

敵 戊午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殺魯國王昌於祁州

函其首以獻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

早圖之宗弼不答

攷異金史以昌之南奔爲實其通朱

走沙漠至儒州望雲甸追獲之疑傳聞之誤又金史言昌之二子俱以謀反伏誅而要錄謂以救得釋亦誤也

已未帝諭大臣曰吳玠軍馬既移屯熙秦等路便當

以五百人爲一指揮令諸帥招填稍足舊額與弓箭手

參用緩急之際有足倚仗庶幾漸復祖宗之舊金人和

議雖堅安能保其終久無變況夏人乍臣乍叛尤難保

恃今日邊防尤不可忽 庚申中書舍人王次翁試尙

書工部侍郎 庚戌詔東京留守司搜訪郊廟禮器來

上時當行大禮帝以渡江後所倫禮器多不合古故命訪之舊都禮官初議郊與明堂當間行秦檜欲集議帝曰且依近例行明堂禮可也 尙書左司員外郎晁謙之權戶部侍郎 庚午給事中蘇符充賀大金正旦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充副使尋命各官其家一人 乙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行營中護軍前軍統制師古自延安入朝旣對遂有是命詔知晉寧軍折可求兼主管本軍沿邊安撫司公事摺置興後麟府州用樓炤請也 丁丑太白晝見 初金人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秦檜書曰榮威

不忘本朝一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檜慚且慮世忠沮遏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至是檜奏外間頗有異論於是詔以榮威屢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榜諭中外金越王宗弼得之復以榮爲將 九月戊寅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李世輔言初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讐臣曾報復乞待罪詔世輔有功卹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帝諭曰卿竭忠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金降封太宗諸子大司空完顏昱罷 癸未給事中蘇符試尙

書禮部侍郎仍兼資善堂翊善 樞密直學士成都潼
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世將爲寶
文閣學士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竝聽節制世
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用
之世將旣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能騎
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朝之故
事以文臣爲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不改吳宣
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或諸公有所
未達者亦當奏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其濟國事可也
諸將皆拜謝 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張中孚言邊隅無

警望許臣入覲闕庭詔俟春煖起發旣而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萬年遣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昨頒降新復河南韶書張中孚等初不曾拜卻將金國詔書宣讀百姓見詔書上有本朝廟諱御名皆不忍聞萬年昨密問吳璘萬一兵復渡河如何搢畫璘謂中孚等重兵在手爲秦鳳腹脅之患內外相應必來擣虛我軍旣守家計安能遠出接見以此見中孚等陰藏姦謀所繫非輕世將卽具以聞且言臣昨論奏逐人罪惡以謂朝廷方守信誓不欲遽易帥守然中孚等竝已降指揮許令入覲欲望因其自請別與差遣於是中孚等皆改

命 甲午名皇太后宮曰慈寧 丙申詔汝州郟城縣

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爲名以孫禮部侍郎符援范鎮家賜利例有請故也 金主初居新宮

立太祖原廟於慶元宮盧彥倫監造宮室彥倫性機巧能迎合皇后意由是頗見寵 己亥太尉東京同畱守

郭仲荀言所帶在京人馬已至鎮江先是帝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與劉豫之眾五千七百餘人南歸帝謂秦檜曰仲荀善人也但馭眾非所長姑令駐彼別選人代之檜曰孰可當者帝曰極難其人欲於二三大將統制官中選之檜等言董先牛皋才具帝曰二人誠驍勇然

先好貨皋嗜酒未可馭眾時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辛永
宗與仲荀偕來帝亦以其誕謾不可用檜曰外人不知
陛下察其姦狀乃謂最蒙眷寵帝曰朕何嘗喜之如道
宗夏不循理亦不可用旣而檜等請以樞密統制官雷
仲代將其兵從之 辛丑詔東京遠來宗室子年及二
十者授承信郎餘廩給之俟年及取旨用 壬寅金遣
溫都思忠諸路廉問 甲辰權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
周聿使還入見聿言陝西旣歸得地數千里得兵十三
萬得馬二萬有四塞之固居天下上游可謂強盛然陝
西入金十有餘年城池不修器甲不備異時四十萬僅

支一隅今纔十三萬而夏人不敢侵犯者以金人精兵在內故也今日金人盡去土地闊遠雖有要塞其實甚虛欲望陝西凡空閑不耕之地除元業主識認給付外依本朝沿邊制度竝招弓箭手土田肥美過人樂耕不出數年兵政自成盡在關中與唐無異因謀都邑以建本根又言陝西諸路旣命楊政帥熙河吳璘帥秦鳳然所屯之眾皆四路忠勇之士吳玠教習已踰十年百戰之餘所向無敵和好旣成即可往來舊國舊都不能無念統兵之官皆欲誘致望戒四路帥臣非元所統不得招納是秋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

時金人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又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至是將相大臣如昌宗磐之徒皆被誅二帥久握重兵植黨滋眾至是悉爲亡命保聚山谷官司不能制 冬十月辛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於御林倫述帝命金主悉無所答使宰相責之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 癸丑權尙書刑部侍郎周聿改戶部侍郎太常少卿蘇攜權刑部侍郎 權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充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乏帥帝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

使治成都第道遠恐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帝大喜遂有是命帝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甲寅檜密行府準備差遣王晞韓以夏國招撫使王樞至行在樓炤言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爲鄰此等畱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乃詔閤門引見令臨安府燕犒差行在官館伴秦檜又召樞至都堂諭以講和意并還近所獲夏人之俘百九十人歸之仍命晞韓伴送樞至境上 己未尙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權吏部尙

書兼職如故 丙寅洪州觀察使新知鼎州王彥率於邵州年五十荆南舊部曲間彥之喪皆卽佛官爲位而哭彥事親孝居官廉其爲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屢破大盜子弟從軍者未嘗沾賞及將死召其弟姪悉以家財分給之時號名將然性剛寡合雖待士盡禮而黑白太分此其大畧也 是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金主復遣翰林待制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言卿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一月戊寅祕

書少監鄭剛中權尙書吏部侍郎 定國軍承宣使知
秦州兼節制屯駐行營右護軍馬軍吳璘爲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帝諭大臣曰吳玠久在蜀備著忠績雖已
優加恒典然問其家頗貧可賜錢三萬緡仍進其弟軍
職令撫其家屬故有是命 己卯帝諭輔臣曰前日議
移岳飛屯於襄陽洩慮饋運費力不若先移萬人於江
西旣省饋運亦可以彈壓盜賊 庚辰言者論今興地
復歸宿師百萬隸籍諸將非屯田何以善後今荆南興
洋汝潁江淮之間沃野千里尙或邱墟是地有遺利諸
師所統自農爲兵者不少戰士之外負荷役使之徒不

無可用是人有餘力望令諸路宣府帥臣悉意講行從之宣州觀察使知閣門事藍公佐至燕山俄而越國王宗弼亦至公佐懼不免畱四日始聽行已丑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鉅絹百匹兩先是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帝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帝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帝命以資政

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充提舉洞霄宮

金豫國公昱卒

是冬金主諭其政省自今四時游獵

春水秋山冬夏刺

盧達切

鉢竝循遼人故事元帥府下令

沿河置寨防渡河南歸之人及與人渡者皆死海寇張
青乘海至遼東稱南師遂破蘇州遼土大擾中原之被
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青初無進取意既而復去金主
詔郡縣不得從元帥府擅更簽軍俟見御畫乃聽時太
行義士王忠植已取石州等十一郡聞于朝帝嘉之拜
忠植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統制河州忠義軍馬忠植
步佛山人也初金人之割地也以新河爲界朔方盛

傳駕將北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市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尤甚每遇陰晦輒引領南望曰御營烈火光矣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阿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中內變每夜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憐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宗翰也知濬州韓常嘗與防禦判官宮茵夜飲論及江淮川陝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強南兵之弱常曰君知其咎未知其今今之南軍其勇銳乃咎之我軍我軍其怯懦乃咎之南軍所幸者南方未知耳

女真萬戶呼沙呼

舊作胡沙虎今改

北攻蒙古糧盡而

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眾於海嶺金主

以富勒瑪

舊作胡盧馬今改

爲招討使提點夏國達勒達兩國

市場達勒達者在金國之西北其近漢地謂之熟達勒達食其稷稻其遠者謂之生達勒達止以射獵爲生性勇悍然地不生鐵矢鏃但以骨爲之遠人初置市場與之回易而鐵禁甚嚴至今始弛其禁又劉豫不用鐵錢繇是河東陝西鐵錢率自雲中貨于達勒達蒙古得之遂大佗軍器焉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言前日外

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帝曰已見之無足恤

先是金人遣奉使官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南歸議歲貢表誓正朔冊命等事且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是日右正言陳淵入對言自公佐之歸聞金人盡誅往日主議之人且悔前約以此重有要索臣謂和戰二策不可偏執帝語淵曰今日之和不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爲主旣而吏部員外郎許忻出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將行亦上疏言臣竊見金人爲本朝患十六年於茲矣昨張通古輩來議和好陛下以梓宮母后淵聖之故俯從其欲復命王倫等報聘今王倫旣已拘留且重有邀索外議藉藉謂敵情反覆如此咸以爲憂望陛

下采中外之公言定國家之大計深察敵人變詐之狀
亟安天下憂慮之心繼自今時嚴爲守備激將士捐軀
效死之氣雪陛下不共戴天之讐 金以都元帥宗弼
領行臺尙書省事命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
錢穀行臺尙書省治之宗弼兼綜其事金主命宗室子
亮赴宗弼軍行任使旋以爲行軍萬戶亮宗幹第二子
也時年十八 乙酉以集英殿修撰京都轉運使莫將
試工部侍郎充護梓宮奉迎兩宮使濟州防禦使知閤
門事韓恕爲宣州觀察使副之 初充人張匯從其父
行正守官保州畱敵不能歸至是聞元帥府主管漢兒

文字蔡松年言敵有渝盟意遂與燕人王暉開府劉炎
謀夜自新鄉渡河赴行在上疏言敵情利害大畧以爲
敵主懦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
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
亂加之管之名王良將如尼瑪哈達蘭之徒非被誅則
病死故子胥戮則吳滅孔明沒則蜀亡爭戰之際古今
不易之理今金人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
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心腹欲求生也
不亦難乎此乃皇天悔禍眷我聖宋復假其手以自相
誅戮特以良時付之陛下周宣漢光中興之業也曩者

敵未當殄滅之時臣雖早歸朝廷亦無補於聖德故臣
隱身敵中甘處貧賤十五年者伺今日之隙也又況當
時河北人心未安河南廢齊之後人心亦且搖動王師
先渡河則弊歸河北而不在中原設若烏珠先侵河南
則弊歸中原而不在河北但得先渡河者則得天下之
勢誠當日勝負之機在于渡河之先後耳而烏珠已有
南侵之意臣恐朝廷或失此時反被敵乘而先之疏奏
漙等授初品文資 辛卯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李綱薨于福州綱之弟校書郎經早卒綱悼恨
不已會上元節綱臨其喪哭之慟暴得疾卽日薨年五

十八帝方遣中使徐恂撫問計聞贈少師徙其弟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維于閩部以治其喪令所居州量給葬事 甲午太尉慶遠軍節度使東京同留守兼節制軍馬京畿營田大使郭仲荀充醴泉觀使從所請也 詔佺忠烈廟于仙人關以祠吳玠 丁酉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遷一官致仕以焞引年告老故也焞遂居紹興 癸卯帝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事可一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它日必不能守時金人所請朝廷多不從故有是諭 是月夏改元大慶 二月辛亥濟州防禦使主管侍衛軍

馬司公事劉錡爲東京副畱守仍兼節制馬軍 癸丑
詔曰永惟三歲興賢之制肇自承平爰暨累朝遵用粹
典頃緣多事游展試期致取士之年屬當宗祀宜從革
正用復故常可除科場于紹興十年仰諸州依條發解
外將省殿試夏展一年於紹興十二年正月鎖院省試
三月擇日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紹興十二年省試爲
準于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內將來紹興十二
年特奏名合出官人有年六十一歲者許出官一次
故集賢殿修撰周常追復寶文閣待制常浦城人元符
末嘗爲禮部侍郎坐元祐黨落職婺州居住至是用其

家請而命之 乙卯殿中侍御史何鑄試右諫議大夫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試工部尙書剛每因奏事論君
子小人朋黨之辨反復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于好
人從己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
事可憂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它日因對又請起
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
地耶旣積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尙書工部
侍郎王次翁試御史中丞 壬戌尙書戶部侍郎周聿
充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丁卯觀文殿學士左通
奉大夫西京畱守孟庾爲左宣奉大夫東京畱守兼權

知開封府 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西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應天
府兼南寧畱守路允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畱守葉夢得竝進一
官 三月己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范同權尙
書吏部侍郎 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
初燾自京洛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意逮至長安所
聞益急燾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爲言和尙原
最爲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若失此原は無蜀也世
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後關

臨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爲我籌之轍遂
爲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其速徙右護軍之戍陝右
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備緩急 辛
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于
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
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
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
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
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 丙申禮部侍郎充大金賀
正旦使蘇符自東京還行在初徽猷閣待制洪皓旣拘

冷山頗爲陳王希尹所厚希尹問以所議十事皓折之
曰封冊虛名年號南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
宜絲蠶上國有其地矣絹恐難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
民害計恐必不能希尹曰吾欲取降附人誅之以懲後
何爲不可皓引梁武帝易侯景事言之希尹意稍解曰
汝性直不誑我吾與汝入燕遣汝歸議遂行會工部侍
郎莫將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復變皓過其戍帳其
戍將聞洪尙書名爭邀飲食符至東京敵人拒不納符
乃還攷異洪皓事據盤洲集所撰行述增入金人
所要索十事它書皆無之今因此畧見其概丁
酉詔川陝宣撫使自今或緊急其調發軍馬搭置錢糧

應干軍事待報不及竝許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
也時諜報河東北簽軍備糧來戍河中收復河南州郡
都元帥宗弼又傳令宋國係和議之國存畱橋路往來
已調絳蒲解州三萬夫過河修疊隄岸仍差馬軍編欄
令同州照驗世將慮其出沒不測卽具以奏且遣兵備
之 己亥彰武軍承宣使樞密院都統制知延安府同
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移知永興軍兼節制陝西諸
路軍馬 壬午奉安徽宗皇帝顯恭皇后顯肅皇后神
御于天章閣之西神御殿 癸卯故朝散郎鄧忠臣特
贈直祕閣 夏四月乙巳朔金溫都思忠廉問諸路得

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皆罷之 戊申詔三公三少帶節鉞者並序班在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之下時以諸大將官高故裁抑之 癸丑顯謨閣直學士趙彬爲尙書兵部侍郎

金中書令蜀王尼楚赫薨年六十八後諡武襄

攷異金史

本紀倫蜀國公今從列傳

乙丑宰相率百官啟建天申節道場以

梓宮未還不用樂 丁卯金主如上京時降將鄺瓊爲

金人所用知金將南伐語其同列曰瓊向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陳督戰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

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所向無前日關國千里也江南將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已功敏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遠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卽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耶瓊所指元帥謂宗弼也宗弼聞之召問江南成敗誰敢相拒者瓊曰江南軍勢去弱皆敗亡之餘又無良帥何以禦我吾以

大軍臨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宗弼喜以爲知言

攷異東南紀事以金人淪盟

項爲主謀案金史復取河南陝西地本宗弼之意項不過從而附和耳今不取主謀之說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賜書致部酋等語後有和種滿北湖等語乃重務部編世世等語並附世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上章津海五月
盡十二月凡七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五月丙子金主詔元帥府復取河南

陝西地先是完顏昌議割地與宋宗弼力爭之昌既死宗弼復言割地非計宗幹以下皆曰趙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安自貽張所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金主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

面深究利害宜卽舉兵攻之乃集舉國之兵于邠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竝進命緡呼貝勒出山東右副元帥完顏杲入陝右驃騎大將軍知冀州李成入河南而宗弼自將精兵十餘萬人與知東平府孔彥舟知博州鄺瓊前知宿州趙榮抵汴丙午宗弼入東京觀文殿學士畱守孟庾不知所措統制官王滋請以兵護庾奪門走行在庾以敵騎多不能遽去遂率官屬迎拜宗弼入城住舊龍德宮於是金主詔諭諸州縣以完顏昌擅割河南且言宋人多所邀求之故詔辭畧曰非朕一人與奪有它言恩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徧抵

諸郡又分兵隨之知興仁府李師雄徽猷閣待制知淮
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諸郡望風納款矣
金人破拱州守臣左奉議郎王慥死之 金右副元
帥完顏杲自河中渡河入同州界疾馳二百五十里趨
永興軍陝西州縣多舊時金齊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金人破南京初金人既背盟復以葛王褰知歸
德府褰以數千騎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官吏學生告
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畱守出門相見資政殿學士南
京畱守路允迪不得已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
迪爲主褰爲客允迪奉觴爲壽褰與酬飲遂送允迪於

汴京裏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金主謂尙書左丞宗憲
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當與今復取之
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
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
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時右護軍之戍陝西者
五萬人始漸至所屯州縣而蜀一帶正兵不過三萬人
朝廷所除諸帥皆未至本鎮得報駭愕永興軍路經畧
使郭浩時在延安本路副都總管權知永興軍郝遠開
長安城門納金人長安破關中震動鈐轄傅忠信盧士
閔不從斬關以出知陝州吳琦城守以禦金人郝遠遣

入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問世將焚檄斬其使已丑金人破西京初金人有渝盟意河外豪傑以告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轉運判官權畱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謂洛陽實衝要重地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控大河可以屏衛襄漢況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然之令興招集忠義民兵密爲防禦計不數月得萬餘人暉大懼欲殺之會報敵已渡河利用聞之卽棄城遁走李成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興令七騎逆擊之成罔測遂退暉棄城走興轉戰至定鼎門傷重仆於地夜半復甦乃走外邑聚兵敵引兵入城以成知

河南府時朝廷以利用有治最除直祕閣以寵之而利用已逝矣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新東京副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會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陳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兵屬與規議斂兵入城爲捍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四川宣撫

副使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畧使田晟以兵三千人
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利路經畧使楊政尙在鞏州永
興經畧使郭浩尙在鄜延環慶經畧使范宗尙在金州
而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亦未至其地惟熙河經
畧使兼宣撫司參謀官孫渥右護軍都統制兼秦鳳經
畧使吳玠隨世將在河池世將倉皇召諸帥議出師政
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險阻敵騎已迫鳳翔自大
散關疾驅一二日可至帳下頃吳公宣撫偶閱兵至河
池幾爲敵擒其事不遠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原去河
池纔五六十里而殺金坪家計寨天險足恃元戎身處

危地而欲號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璘獨抗聲
言曰和尚原殺金坪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
宣在何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也右護軍強半隔限
在陝西未易呼集敵來日夜思戰今聞宣撫舍河池去
保山寨失戰士心不可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
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
失言不宜居幙下遂先遣晨還涇原渥赴熙河渥恐懼
汗落單馬趨出顧謂世將所親曰渥爲公忠謀乃反得
罪吳家小帥勇而銳未見其勝之道也它日無忘渥
言 統領忠義軍馬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上殺

數百人獲其馬甚眾岳飛所遣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皆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其餘爲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旣破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眾議始定卽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府事汪若海方奉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卽與官屬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佗鄉導間拔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

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銷取僞齊所佗蚩車
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扉以代篋籬笆凡六日粗畢
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 癸巳武經大夫濰州
團練使王彥先以亳州叛附於金金以酈瓊守之 是
日邊報至行在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都統制吳璘將
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鷄河南以捍敵遣本司都統知興
元府楊政樞密院都統制知永興軍郭浩爲之聲援
戊戌帝謂秦檜曰敵人不知信義無足怪者但士大夫
不能守節至於投拜風俗如此極可爲憂秦檜曰自靖
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故習熟見聞若懲革之當

自今日遂下令曰昨者金國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官
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申孝悌之義爲民父母當興振
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
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信使復復興兵河南百姓休息未
久又遭侵擾朕盡然痛傷何以爲懷仰各路大帥各竭
忠力以圖國家大計又詔罪狀烏珠募有能生擒烏珠
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田千頃第一區先是檜薦王
次翁爲御史中丞凡可爲檜地者次翁無不力爲之及
金人渝盟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
事有小變要用它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

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戒帝淡然之檜位遂安公論不能搖矣 已亥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制官李貴步諒之軍隸之賜錢二十萬緡銀絹三萬匹兩爲軍費於是光世駐軍太平州請樞院都統制李顯忠同行至徐泗間其軍多潰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又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前合行黜陟許以昨張浚所得指揮 辛丑金人攻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玠遣統制官姚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殊赫貝勒中傷遂屯武功時楊政母病方

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復懼敵矣先是金人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于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般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竝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甚眾奪其器甲又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時錡見陳蔡

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是月金冊李仁孝爲夏國王 六月甲辰朔少師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封太保英國公少傅淮西宣撫使張俊封少師濟國公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爲少保兼河

南北諸路招討使 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張澄試
尙書戶部侍郎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
宗弼完顏杲令頒之河南陝西諸路檄書曰蓋聞好生
惡殺天道之常厭亂喜安人心惟一順天從眾者昌逆
天違眾者亾亾古迄今理有不易金人自靖康以來稱
兵南下蕩覆我京都邀畱我二聖長驅深入所至焚滅
殘忍不道載籍靡聞前歲忽遣人割還河南故地皇帝
浚念一紀之間兵拏怨結禍極凶殫南北生靈肝腦塗
地許其修睦因以罷兵庶幾休養生息各正性命仰合
於天心旣遣行人往議事因使方入境兵已濟河託爲

捕賊之名給我守疆之吏掩其不備復取舊都信義俱
亾計同寇賊惟彼烏珠號四太子好兵忍殺樂禍貪殘
陰蓄無君之心復爲倡亂之首戕殺叔父擅奪兵權旣
不恤壯士健馬之喪亾又豈念羣黎百姓之疾苦雖外
以遺毒於中國實內欲窺圖乎厥家天理靡容是將假
手人心攜貳必識所歸如彼骨肉至親一旦自相魚肉
維爾腹心勳舊豈能自休始終如生熟女真契丹奚霫
渤海漢兒等離去父母妻男捐棄鄉土蒼種衣不解甲
二十餘年死於行陳者首領不休斃於暴露者魂魄不
歸爰自謀和始圖休息炎方盛夏驅迫復來兵端一開

何時而已河東河北京東三路皆吾本朝赤子偶畱敵
中皇帝宵旰不忘日思拯救今者旣困暴斂復遭簽發
室家田里不得保聚身犯鋒鏑就死何辜三京五路之
人方脫囚奴初沾恩澤旣未終大賜且復憂永淪罪在
一夫謀已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孤皇帝若曰朕爲人
父母代天君師兼愛生靈不分彼此坐視焚溺痛切在
躬況彼兵出無名神人共怒而我師直爲壯將士一心
所向無前何往不克本欲爲民而弔伐豈忍多殺以示
威誓與華夷謁除首惡期使南北共享太平幕府遵奉
指揮應南北官員軍民如能識運乘機奮謀倡義生擒

烏珠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
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薩里干資
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爲李世輔擒縛搏頰求
哀僅脫微命尙敢驅率其眾復侵關陝有能併殺擒獻
者推賞一如前約其有鄉黨豪傑忠義舊臣雖遭敵人
迫脅之凶威豈忘國家涵養之大德糾合戮力建立奇
功高爵厚祿上所不吝前愆往咎一切滌除此意不渝
有如皎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檄書到日上下僚采遠
近兵民遞相告諭共赴師期富貴之報澤及子孫忠義
之名光於史冊悉乃心力其克有勳 戊申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濟州防禦使東京副留守劉錡爲鼎州觀察使樞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金兵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畱得我卽太平不聽竟殺之旣而報都元帥宗弼親擁兵至先是宗弼在龍德宮得告急之報卽索靴上馬麾其眾出軍頃刻而集過淮寧畱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徃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宗弼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曰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

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
軍威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敵營近三十里
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被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
狼狽不惟前功盡廢致敵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
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
可也眾以爲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
曰吾遣爾爲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我今
遣騎探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爲所得敵帥問
我何人則曰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
京圖逸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宗弼問對

如言宗弼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川負鵝車礮具
行翼日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卽縋上敵械
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鎡取焚之 已酉四川宣撫
副使胡世將命都統制吳璘楊政以書遺金右副元帥
完顏杲約日合戰畧曰璘等聞之師出無名古之所戒
大金皇帝與本朝和好復歸河南之地朝廷戒飭諸路
安靜邊界不得生事丁寧惻怛無所不至諸路遵稟朝
廷約束不敢毫髮有違今監軍忽舉偏師侵暴疆場人
神共憤莫知其故璘等身任將帥義當竭誠報國保捍
生靈已集大軍約日與監軍一戰兵法敵加於已不得

已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璘等不爲無辭完顏杲遣

古延

舊倫鵲
眼今改

以三千騎直衝南軍都統制李師顏等以

驍騎擊走之古延入扶風縣城守杲別遣軍策應不能
勝而還師顏等攻扶風拔之擒金兵一百十七人首領
三人別遣裨將擊鳳翔西城外敵寨杲怒自戰於百通
坊列陳二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先
是帝聞敵兵渡河以御札賜世將令率厲將士保捍關
隘有能建立奇效卓然出眾雖王爵節鉞亦所不吝又
賜吳璘楊政郭浩田晟詔書諭旨仍命世將給付焉
金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入秦和縣王子攻順昌府先是

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弼曰今者南兵非咎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至城下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會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畱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其獄平明敵兵攻城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騎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金兵先攻東門騎出兵應之金兵退宗弼自帶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蔽示無反顧復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直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竝用此兵故又名長勝

軍時金諸帥各居一部欲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
宗弼雄兵尙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宗弼宗弼一動則餘
軍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錡先
遣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潁金士
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
休夏食羊馬垣下方早涼錡按兵不動未申間忽遣數
百人出西門金兵方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
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撙韓直皆被數矢戰
不肖已錡急令扶歸士殊死鬪入敵陳中斫以刀斧至
有奮手揮之與俱墜于濠者金兵大敗殺其衆五千橫

屍盈野宗弼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困官軍之計是日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 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奏令劉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佯筏繫橋而去宗弼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裒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某守陳州宗弼自擁其眾還汴京 丙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皋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 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建元等集鄜延環慶之兵攻金人於醴州敗之復醴州 三京招撫處置使劉

堯世進軍和州 壬戌詔敵人侵攻河南已決策用兵
所宜經理財用以贍軍旅帥守諸司自當體國協濟大
計可將應見管錢物量留經費外盡數起發有能率先
應辦當加褒擢如隱占不實必寘於法竝謂在官錢物
不得因緣擾民 甲子權主管鄜延經畧司公事王彥
拒金人於青溪嶺卻之初右副元帥完顏杲旣破鳳翔
與都統制吳玠楊政夾渭水而陳玠駐兵大蟲嶺杲自
登西平原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
引去自涇原路欲趨邠州于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統
右護軍及鄜環之師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畧使田晟

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于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
謂浩非素臨行陳之人難以責成卽遣彥及統制官楊
從儀程俊向起鄭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金人戰蒿
谷吳頭麻務屯之間金人屢敗畱千戶五人守鳳翔杲
自將銳兵攻青溪汲弼不能當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
晟召汲斬于軍前以徇彥率兵迎金人戰盤埃免耳敗
之金人去復還屯鳳翔 初命司農少卿李若虛往湖
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計事至是若虛見飛於德安府
諭以面得帝旨兵不可輕動宜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
旣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左從政郎張闡爲秘書省正字闡因轉對論三事其一請廣求人才任將相練士卒則徽宗梓宮可還母后淵聖可歸毋專屈已許和使權不在我二曰臣比自溫歷處葵浹旬再值雨雹麥秀者偃桑萌者落空恐懼修省以召和氣其三論官冗曰兵火後縣不滿千戶設官乃十餘人州不滿萬戶而官至百餘人場務及兵官率十員無學校而置教官無軍士而置將領駐泊鈐轄之屬及員外置署者不在焉管光武併省四百餘縣吏員十置其一唐憲宗用李吉甫言省冗員八百吏千四百漢唐中興宜以爲法帝獎諭曰非卿不聞此 湖北宣

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人戰於陳蔡間敗之 丁卯帝
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于兵事至于器械亦精思熟
講昨造大鏃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又造銳首
小鏃初亦未以爲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其精利今劉
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鏃也 戊辰川陝宣撫
司楊政所遣左部統領官曹成自汧陽襲金人于天興
縣敗之 京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
將成閔北伐遇金人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
金人入沂水死者甚眾奪其舟二百 資政殿大學士
福建路安撫大使張浚言臣切念自羣下決回鑾之計

國勢不振事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梓宮
歸兩殿供須一無所請宗族盡返而南則我德敵必淡
和議不拔人心懈怠國勢寢微異時衅端卒發何以支
持臣知天下非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
士氣尙可佗人心尙可回願因權制變轉禍爲福用天
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置一
定大勲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條畫海
道舟船利害帝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時大治海舟
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癸酉朔
尙書戶部侍郎晁謙之移工部侍郎 辛巳涇原經畧

使田晟與金人戰于涇州敗之初完顏杲旣爲王彥所
卻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爲陳乘敵壁壘未定
奮兵掩殺自已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械甚衆金
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績初金人爲晟
所破會降將引金兵取間道繞出晟所據之山後大呼
擊晟而晟所領兵將有舊嘗從敵者望風驚潰惟右護
軍萬人與敵鏖戰中傷死敵者十一然無一人遁者宣
撫副使胡世將具以實聞且待罪先是世將以敵鋒甚
銳晟不能獨當檄兩都統令吳璘守河南楊政知涇州
策應政遣統制樊彥率兵以往統制王喜繼之未至而

晟敗政自劾失律世將不之罪諸軍請斬彥喜以徇世將下令彥貸命追奪在身官爵喜降十官押赴本軍自效金人雖幸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陝西諸縣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寨爲防守之計保險以自固矣

丙戌寶文閣學士川陝宣撫使胡世將陞端明殿學士定國承宣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吳璘武康軍承宣使知興元府兼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彰武軍承宣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本路屯駐右護軍兵馬兼制陝西諸路軍馬

郭浩竝爲節度使璘鎮西軍政武當軍浩奉國軍三軍
皆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陞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
候 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初張俊旣至合
肥聞金兵在宿亳間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眾徑
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金兵遇敵之
而德率眾自壽春趨宿州夜半破金營降其守武翼大
夫閤門宣贊舍人馬秦 已丑金人遣兵襲永興軍兵
馬鈐轄傅忠信于華州之山寨忠信率將官盧士閔張
保拒破之 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傳選
及金將韓常戰于潁昌府敗之 丙申張憲復淮寧府

先是韓常旣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制官牛皋徐慶等與憲會憲等適與常戰于淮寧府敗之常引去飛以勝捷軍統制趙秉淵知府事 丁酉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戊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克亳州初三京招討使劉光世聞酈瓊在亳州遣使臣趙立同南京進士往招

之及門守者問故立鄰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持書
來招鄴太尉守者以白瓊不啟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
縱之至是光世引軍還太平而俊以大軍至城下都統
制王德已下宿州卽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問之謂爲
王褒日夜又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眾遁去
俊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之俊引兵入城時俊兵威
甚盛而知謀勇敢賴德爲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嘗敗
已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武泰軍節
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
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帝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

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檄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旌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金人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特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于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檄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庚子責授左中大夫祕書少監興化軍居住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以右諫議何鑄再疏論之也 張俊既破亳州遇大雨

士皆坐于水中俊遂引軍還壽春留雄勝軍統制宋超

守亳州以兵千人與之民皆失望 是月金主次涼陘

大旱使蕭彥讓田穀決西京囚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

食之改異宋史倫壬寅朔不書日食今從金史 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

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

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

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興軍 丙午御史

中丞王次翁爲參知政事 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

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爲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

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爲右承事郎興旣得西
京言于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眞俸許便宜行事
全咨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 岳飛留大軍于潁昌
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宗弼
患之會諸將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
出挑戰且詈之宗弼怒戊申合諸將逼郾城飛遣子雲
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兵屍布地宗弼以拐子馬萬五千
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陳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
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統制官楊再興單
騎入敵陳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創猶殺敵數百人遂

大破之宗弼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馬勝今已矣
因復益兵而前飛步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
其裨將飛出視戰望見塵起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
長安城下敗之初詔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紫
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
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歸路世將奏已
差統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
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
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三十人已復興平

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閭與結河東忠義秦海等十餘人皆補以官岳飛奏金人銳氣已沮將棄輜重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諸將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爲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爲邊守計也金都元帥宗弼旣敗于鄜城憤甚以師十二萬次臨穎甲寅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

蘭高林以三百騎擊之于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再興蘭
林俱戰死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百飛痛惜之張
憲繼至復戰宗弼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敵屢
敗必還攻潁昌汝宜急援王貴既而宗弼果至乙卯貴
將游奕軍雲將背嵬軍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
決戰步軍將左右翼繼之殺其副統軍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宗弼對壘而陳遣背嵬騎五百奮
力破之宗弼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壬戌岳飛奉召班師先是飛遣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結
兩河豪傑所至響應父老潛輸糗糧以餉義軍金部曲

亦有密受飛旗榜者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
諸君痛飲耳秦檜既令楊沂中等還屯乃言飛孤軍不
可久留請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曰
十年之功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哭曰我
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兵金人皆知之今去我等無
譙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
攷異繫年要錄云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
其下請還飛亦以爲不可留然恐金人逸其後乃宜言
進兵深入建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向旌
靡輒亂飛望之口呿不能合良久乃曰豈非天乎按此
宋人忌功之言李心傳据當時案牘不復加察從而書
之耳今不取然宋史本傳謂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亦
言之太過

今附書之

方宗弼敗于朱仙鎮欲棄汴京有書生叩馬

曰岳少保且退矣宗弼曰謂何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宗弼悟乃
畱汴飛遣諸將還武昌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復爲
金人所取中原豪傑皆絕望矣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
爲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籩
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金人圍趙秉淵于淮寧
府李山史貴及劉錡統制官韓直其擊退之秉淵聞岳
飛已退遂棄城南歸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鑄爲御史
中丞 金主命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者給俸祿之半
職三品者仍給僉人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

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於朝也若海移書輔臣具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今諸大將所統甚眾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竝進烏珠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肖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歸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其降烏珠可不戰而破也聞淮西之帥得毫僂還義士莫不嘆息甚爲朝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

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 辛未金將古延引兵攻盤屋
縣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逆戰于東路谷卻之時帝
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
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
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勵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
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
遇熙秦州之衝楊政在寶雞遇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
副帥王俊亦在盤屋佗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侵陝
西諸曾受僞命竝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緣從僞
旣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

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
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
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
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政在寶
雞完顏杲陰遣客刺政詐爲降卒政覺而誅之 是月
金都元帥宗弼奏河南陝西捷金主遣使勞問宗弼以
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竝加忠承校尉 八月乙亥
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
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
三十餘鎗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

復甦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于沂州鄭
城縣敵溺死者甚眾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
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
德大夫遙郡刺史閔衛州人世爲農建炎初避亂抵京
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黃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
是有功旣而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
戊寅知陝州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劫金人中條
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匹翼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
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帝曰若
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微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

致亦欲風勵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

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泖口鎮敗之 是

日韓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

千秋湖陵遇金人所遣鄴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

捷獲戰船二百 辛巳金主詔撫諭陝西五路 壬午

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攻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

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未

金初定公主郡縣主及駙馬品級 丁亥淮北宣撫

副使楊沂中軍潰于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

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邊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

欲擊之或諫以爲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畱統領官王滋
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
子鎮至明不見敵而退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
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
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廷大恐令淮南
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劫沂中不得志遂攻宿州滋保與
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
由淮水上下數百里間四散而歸其死亾者甚眾旣而
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人心始定 壬辰永興軍路經
畧副使王俊擊金人於盤屋縣東敗之 甲午川陝宣

撫使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于隴州汧陽
縣牧陽嶺敗之喜以功復爲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
游奕都統制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
忠軍前議事秦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
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准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
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
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丁未楊政軍
同統制楊從儀劫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
百 戊申金主如燕京都元帥宗弼入見於行在浹旬
還軍金主起立酌酒飲之賜以甲冑弓矢 先是李成

數爲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宗弼得蕃漢軍數萬
興間之度眾寡不敵棄城去寓治於永興之白馬山

丁酉金主親饗太祖廟 庚戌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

太宗竝配赦天下 癸丑楊政軍統制官楊從儀邵俊

統領王喜敗金人於汧陽 辛未尙書右僕射秦檜以

明堂恩封華國公 癸亥金殺尙書左丞相陳王希尹

右丞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虛中虛中以

告希尹不以爲怪及是坐誅初希尹嘗爲晉國王宗翰

監軍爲羣臣所忌而常以智得免論者稱其通變如神

金主尤忌之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

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于聽聞遂致章
敗時金主未有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金主又詔
曰慶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
靈誅於兩觀蓋以慶爲希尹之黨也并殺希尹子昭武
大將軍達勒達符寶郎曼岱致異熊克小紀云烏克紳之黨皆爲都元帥烏珠所誅繫年要錄云希尹與慶皆晉國王宗維心腹都元帥素出其下至是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爲也按金史希尹傳止言嫉希尹者譖之宗弼傳不言其與希尹有隙敵國傳聞之詞恐不足信今刪書之

冬十月戊戌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祿大夫封

衛國公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十一月戊

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侵陝州守臣吳玠擊卻之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于寶雞 癸丑金
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璠襲封衍聖公 乙卯胡世將奏
已遣兵解慶陽之圍請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
牽制帝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
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
會世將以檄書召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畧使王忠植
以所部赴陝西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假詔書執之忠
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清械
之以詣右監軍完顏杲杲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
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所執

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
杲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速殺我遂遇害 癸亥金
以都點檢蕭仲恭爲尙書左丞前西京畱守完顏昂爲
平章政事甲子金行臺尙書左丞相杜亢卒 是月宐
章洞民駱科文遂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
往討之 十二月壬午命尙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
冊寶于慈寧殿寶用金冊以珉石上遙賀于宮中羣臣
遙賀官門外 丙戌尙書禮部侍郎蘇符擢禮部尙書
仍兼資善堂翊善 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尙書工部侍
郎 丁丑金地震 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牢祫享以

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桷請也 金以阿里布

舊倫

阿南補今改

爲左副元帥 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

兵還行在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通以私忿欲殺韓世忠不果世忠知之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叶世忠卽召通斥爲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爲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卽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眾共遣之通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怏怏赴運河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悔之 初知河南府李興旣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眾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

敵圍益急士心頗搖興問謂諸將曰興與諸君尙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爲敵汚者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啟立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志不可屈乃卽山下屯兵積糧爲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金旣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意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

衣馬若遇出軍使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三